

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

馮承鈞譯

中華書局出版

22

590

民族

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

馮承鈞譯

中華書局

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

馮承鈞譯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 57 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7 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850×1168 開 1/32 · 5 3/8 印張 · 88,000 字

1958 年 1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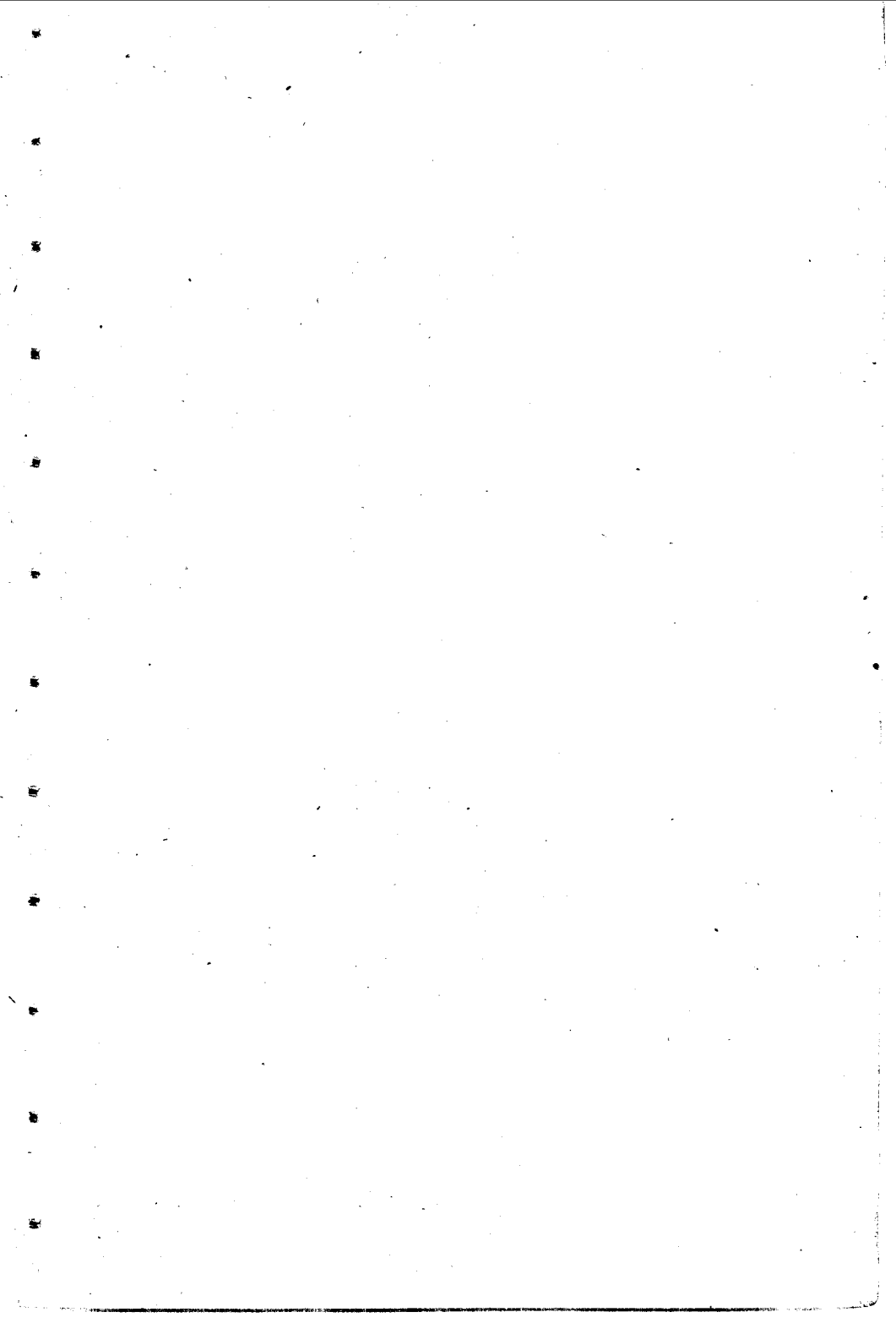
1958 年 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200 定價: (9) 0.75 元

統一書號: 11018.38 57.12 京型

目 錄

中國之旅行家	沙畹撰	三
摩尼教流行中國考	伯希和 沙畹撰	四三
宰利語字母之研究	Robert Gauthiot 撰	一〇五
附 關於西域語之討論——馮子衡致方欣安書		一六
六朝同唐代的幾箇藝術家	伯希和撰	二〇



中國之旅行家

法國沙龍 (E. Chavannes) 撰

繙譯之緣起及旨趣

余從事於中國法制沿革之研究，久焉於茲。所用之方法，不專事掇拾書本之記載，故於材料之搜集，頗注意前人所不經意之事物。顧用此種方法，研究之範圍既廣，而考索之材料亦多，進行愈遠，困難愈甚。往往因一事一物之考據，有經年累月尙難詳其梗概者，茲試舉其一端以明之：

中國之人種，經數千年外族血統之麁雜，今日之所謂漢族，非復四千年前之華夏，彰彰明矣。其進化時間，受外來文化之灌輸，亦無可疑。小如一名一物之輸入，如佛教輸入後受天竺文化麁雜之沙門 (Sahman) 佛陀 (Buddha) 等名詞。齊隋至唐初，宮女貴婦所著模仿大食風之羅，此名物受外來文化影響之證也。大如公私法制之變更，如五胡亂後，中國家族制度反較鞏固，不似古代羅馬波斯制度因外族之侵入而致凌夷。我國古代所用苗黎之肉刑，自南北朝以還，大加減除，皆佛教輪迴果報之說有以致之，此制度受外來思想影響之證也。準是以觀，欲詳知

中國制度之成分，應并詳悉與中國有關係民族之制度文物。第研究至此，困難又見焉。

我國史籍對於外國之記載，固不乏可供參考之圖籍。但譯名既不一致，而民族亦遷徙無常。例如罽賓一國，漢魏時在今之克什米爾（Kachemir），至唐代乃在安多羅卜（Andarab）（即大唐西域記之安咀羅縛）。又如塔什庫爾干（Tach-Kourghan）一地，即今新疆之蒲犂，佛國記名曰於摩，洛陽伽藍記引宋雲惠生行記又名曰漢盤陀，西域記又名曰竭盤陀，再如波斯人稱基督教徒曰Tersa，漢譯則有達娑、迭屑、忒爾撒等名。若不明原文之意，則李守常之長春真人西遊記所記「迭屑」二字，幾無從索解。是欲知外族之文化，須先解決此種問題，否則誤會叢生。茲舉近人因未從事於此種考案所引起之誤會一二事以證之，佛教初輸入之時，人皆知有摩騰法蘭二僧。但因四十二章經之文體及史書記載之失真，遂有疑及二僧之偽託者（見梁任公佛教之初輸入文）。但據西方印度學者之考證，當時實有其人。迦葉摩騰乃譯Kasyapa Maranga之音，法蘭乃譯Dharma Aranya之意，皆為中天竺人（見法人 Wieger 所著之中國宗教及哲學史（*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*））。又如佛國記法顯所經歷之耶婆提，西文譯梵音為Java Dyipa。蓋即今之爪哇（見法人 Rémusat 1836年佛國記譯本，英人 Beal 1869—1884年譯本，Giles 1877年譯本，Legge 1886年譯本等考證），乃今

人（章太炎文集）則誤以其地在美洲。再如丁謙氏所著之西域記考證等書，考證雖詳，然臆斷亦夥。足證考證不詳，錯誤之深也。

昔在巴黎時，法國漢學家沙畹氏，曾贈有著作數種，其中有「中國之旅行家」一小冊子。初閱時覺多爲我國舊籍中之記載，經外國人所譯述者，不屑終讀也。近檢藏書復見之，重讀一過。見其中有若干材料，爲余窮年累月所難解決之問題，今皆不難按圖索驥。是此書不特爲繙譯之品，且兼有考據之功。中有數事，均足以補我史籍之缺，乃重譯之。不一月而竣事，復隨時檢閱各書，訂正原文及譯文之誤。殺青之後，問業諸子，時來借閱。譯稿祇一本，慮有遺失，乃付板印，以便示學子以研究方法之一端耳。一九二五年六月馮承鈞誌於北京。

中國書籍中遊記頗富，本書之取材，僅限於歐洲文曾經繙譯考證之著作而已。中國之旅行家最能理會觀察，昔日亞洲經行之大道，多數國家之地勢古物風俗，今日皆得以昭示吾人者，不能不歸功於中國之旅行家。此輩或爲外交使臣，或爲負販商賈，或爲觀禮僧徒，於東亞之外交政策商業交際宗教進化中，影響滋多。就此兩點言，已足引起吾人之注意矣。

其最古之旅行家，吾人今獲有明確之記載者，厥爲張騫。當紀元前一六五年時，居

甘肅西北之大月氏，爲突厥種之匈奴所敗，避處伊犁河流域，旋又爲烏孫所逐，復遷徙於媯水（按媯水爲古之 Oxus，今之 Amu Daria）。至紀元前一三八年時，漢武帝欲借其力共滅匈奴，乃命張騫使月氏。騫爲匈奴拘留十年，始脫亡經大宛（Ferghana）康居（Sogdiane）而抵媯水北之大月氏國。但月氏無報胡之心，騫乃於紀元前一二六年還。騫此行雖不能得要領，然於其旅行之中，得無數地理的及經濟的知識，影響於中國之前途至鉅且重也。

張騫此行，知中國西北方遊牧種族之後，中亞西亞之間又有城郭之國。平和富庶，利於通商。此種民族爲伊蘭（Iran）民族東向之先驅，服從於亞歷山大帝之繼嗣人之下已久，已獲得希臘人之部分的文化，是張騫當時所發見者，即希臘伊蘭之文明也。

中國與此種種族交通之道，張騫以爲有二途可循：其一爲彼所經行之途程，顧此道北有突厥，南有西藏種，相接於其間。漢武帝爲通道計，自紀元前一五至一一二年間，佔領今之涼州甘州肅州燉煌等地；其二爲假定之途，當張騫在媯水流域之時，見邛竹杖蜀布，詢知市自身毒國（Sindhou）。騫以爲中國西南亦可通西域，是時中國人不知此道之難通，故雖累費辛勤，不得達身毒，然亦不無結果，揚子江以南各地之內屬，乃藉

此役之力焉。

中國人因張騫之行又獲得一種錯誤的地理觀念。據張騫之說，黃河之源即爲和闐水及疏勒水合流之塔里木（Tarim）河。是河流入蒲昌海〔今之羅布淖爾（Loob Noor）〕後，復潛流地下，至積石山而出。此說至紀元後八二二年唐使劉元鼎使吐蕃後，始略知河源之真相。

張騫之後，漢使數至西域，與大宛交尤頻。至紀元前一〇二年時，國交破裂，漢兵遂取大宛都城（按大宛貴山王城在今之Drá-Tape），大宛國遂獻其善馬以求成。漢人爲飼馬並輸入苜蓿，並以蒲桃移植於中國。蒲桃之名，即希臘語 Botrus 之譯音。今日所見之漢鏡，多有鑄蒲桃文於其上者，是可見希臘大夏（Bactriane）之影響矣。

按蒲桃文鏡係唐代物，此誤。

漢人欲西域之通道無阻，遂以兵力佔據西域。紀元後七三年時，使班超經略西域。計十六年中，或以外交，或藉武力，遂降諸國，而設治於今之庫車統之。時班超聞西方有大秦國，乃遣其將甘英求之。英臨大海，懾於土人之言而還。甘英所臨之海，非人久已信爲真之裏海，其地似在今之波斯灣。是處有船可沿天方半島行至紅海北岸，達於歐

南越亞敘利亞 (Assyrie) 地方之首途地「可參考英人 Firth 所著之中國及東羅馬 (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) 一書、一八八五年版」。

張騫所示之第一道已通，第二道亦漸開闢。紀元一一一年時，南方有南越國，地處今之廣東廣西及安南之北圻 (Tonkin) 等地，爲中國所征服，中國遂與交趾支那半島之各種民族相接。漢末中國雖分三國，然此全盛時代，不因之而終了。紀元二四五年時，吳大帝曾遣康泰朱應使瀾滄江下流之扶南國。此二人之游記雖佚（按朱應所撰扶南異物志。隋書唐書經籍志皆著錄），然中國史書中已引其梗概。其中有一事可使吾人注意者，當康朱二人未至扶南之前，扶南王已遣人使天竺。謁茂論王（按茂論王即印度古籍中之 Mountandas）。茂論王建都於曲女城（按曲女城即古之 Kanayakoubdja，今之 Kanauj），由是可見中印之交際，交趾支那半島可能介紹也。但交際之開始，不由此路，今當再述中亞細亞一路。

按通考四裔考天竺載，「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。從扶南發，……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，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。天竺王……即令觀國內，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。勿積四年方至，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，及見陳宋等，具問天竺土俗。云佛道所興國也。……其王號茂論。」關係此事之考證，法人 Sylvain Lévi 著有未詳之二種民族 (Deux peuples méo-

mus)一文、刊於 Mélanges de Harlez 集中。一七六至一八七頁，一八九六年版。嗣後法人伯希和 (P. Pelliot) 又著有扶南 (Le Fou-Nan) 一文，刊於遠東法國學校校刊 (Bulletin de l'Ecole Française de l'Extrême Orient)，一九〇三年第三卷，二四八至三〇三頁。

紀元前一二八年，張騫在媯水北岸所發見之大月氏，當紀元初間，即越媯水至印度 (Indus) 河流域，在今之 Kaboul 及 Peshavar 等地建立強有力之貴霜帝國。即今人所稱之 Indoscythe 帝國，希臘著作家所稱之 Tochari、印度人所稱之 Touroushkas 是已。此國君主篤信佛教，相傳著名之 Peshavar 罕堵波，即爲此國著名之迦膩色迦 (Kanishka) 王所建。紀元前二年時，貴霜王曾遣使至中國，口授佛經 (按 Sylvain Lévi 以爲漢使至貴霜國，比二說皆係根據三國志裴注引魏略西戎傳所記「漢哀帝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。」一事)。紀元六十七年時，漢明帝感夢金人，曾遣使至印度，偕外國沙門二人還 (按即摩騰法蘭)。嗣後紀元二世紀三世紀間，來華傳教譯經之天竺僧人，多屬大月氏籍。

由中國至貴霜，須經東土耳其斯坦。是地小國甚多，沙漠中有水草之地，即爲一國。此種小國，爲鄰近之大國，如匈奴貴霜西羌等所必爭。當紀元三世紀時，西域諸國之文

化，據斯坦因（Stein）氏在和闐之西尼雅河斷流處，古城之中，所發掘之物證之，有中國之木簡。足證紀元二六九年，中國政治勢力曾及斯地，是曾受有中國文化也。又有木簡皮書，證明斯地之言文，與貴霜國貨幣上所鑄之 Kharoshtri 文字相同。當時代紙之簡策，皆有泥封，其泥封上之印跡，又與古希臘美術式相合，又與健駄羅（Gandhara）之希臘式雕刻物相合，是又可知當時斯地又受有希臘月氏之文化也。若再就此種文字上尋究之。當時佛教之勢力，似遍布於東土耳其斯坦，而爲佔優勢之宗教〔按斯坦因氏著有和闐之沙中古跡（Sand-Buried Ruins of Khotan）一書，記述此事。一九〇三年版〕。當時中國雖與信奉佛教之民族相接，尙不受其浸染者，孔子之教根據太深，外國宗教不能取而代之也。至紀元四世紀時，中國北部爲蠻族所侵略，情勢遂變。有唐古特族者（按即史之氐），西藏種也。初居東土耳其斯坦及中國之間，於紀元三百五十年時取長安，建前秦國。自是以後，佛教遂藉其力，廣爲傳佈。紀元三百六十六年時，有沙門某者，初次利用石洞，倡建佛寺於沙州附近之鳴沙山中，是即後來千佛洞之胚胎也（按鄯道元水經注，敦煌縣七里有鳴沙山，一名神沙山。清一統志載鳴沙山在敦煌縣南三十里，即千佛洞。唐建巖山間，舊有佛像萬計）。紀元三七二年，又有某僧赴高麗傳佈信仰（按史載秦王苻堅建元八年，遣使送浮屠順道

及佛像經文於高句麗）。

由是觀之，紀元四世紀之末年，佛教自健馱羅傳佈於東土耳其斯坦，復經唐古特人之媒介，傳佈於中國北部，又東漸至於高麗。當時自恆河以東，以至亞洲極東，皆佛教所佈之地也。中國僧人之西游，即發端於是時。自是以後，六百年間，中國僧人之觀禮運動，不絕於途，此亦世界文化史中最重要之事也。此種旅行家爲宗教之感奮所激動，經行亞洲之道途，周遊佛教世界，留示吾人以佛教地域之範圍。搜集印度經文，并繙譯無數經典，留存於今。其記述窰塔波及寺廟之書，爲今日考古學無價之鴻寶。此輩有時寓有外交性質，而爲帝國政策之機械。當時西遊者爲數固多，然其名今多不傳，而知其名者，著述又多散佚，茲就流傳於今之記述言之。

當紀元三九九年，唐古特種建後秦王朝於長安之時，有一羣中國僧人同赴天竺尋求戒律。其中有法顯者，歸國之後，著有佛國記，最近之譯本有一八八年版 Lege 氏之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。據其記載云，法顯與其同行者發自長安，經由今之蘭州涼州甘肅州敦煌等地，至今日羅布泊南之鄯善國。稍留，復西行，經偏彝（按即今之焉耆 Karachar）到于闐國（Khotan）。當時之于闐在今之 Yotkan，大致在 Yourou-

gkach 及 Karakach 之間。今日其地之居民，尙能於地中發見金片，足證昔日土人之信佛。佛寺偶像所覆之金，尙留存於今，法顯曾記其壯麗也。法顯等復發自于闐，經子合國〔按即今之哈爾噶里克（Karghalik）〕，於摩國（按即今之塔什庫爾干）至竭叉國，與先行之僧衆會〔按竭叉國當爲今之疏勒（Kachgar）〕。復由竭叉還於摩，度葱嶺（Pamirs），經新頭（Indus）河支流之Gilgit流域。躡懸絙過新頭河，至迦濕彌羅（Cachemire），佛國記雖未記載此地，要必爲法顯等所必經也。復渡新頭河到烏婁國（按即古之Oudiyana，即西域記之烏仗那，在今之Svat流域，與西域記夾罕堵河蘇婆伐之記載相符），旋至健駄羅國（按即古之Gandhara，在今之Peshawar附近）。當法顯至北天竺時，曾觀禮四大塔。一爲宿呵多國（按即今之Girarai，在Peshawar及Bunar之間）之菩薩割肉資鵠處，一爲犍陀衛國（按即古之Puskalavati，在今之Charsadda附近）之菩薩以眼施人處，一爲竺利尸羅（按即三藏法師傳之咀叉始羅，在Shah Dheri附近）之菩薩以頭施人處，一爲Mahaban山中某地菩薩投身餒餓虎處。復南行至弗樓沙國（按即今之Peshawar。三藏法師傳之布路沙布邏）見迦膩色迦王（Kanishka）所建之著名罕堵波，及其中供養之佛鉢。復至那竭國（按即今之Jallabad，古之Nagarahara，三藏法師傳之那揭羅喝國）觀禮佛頂骨佛錫杖佛留影等跡。法顯等復自北

天竺至中天竺禮佛跡。中天竺之佛跡有八，禮拜者甚衆，分誌如下：

(一) 迦維羅衛城（按即古之 *Kapilavastu* 即三藏法師傳之拘比羅伐窣堵）附近之臘伐尼林（*Lumbini*），佛所生處。據中國旅行家之記述，此地似在今之 *Terai Népalais* 之中，英國格林維基經緯線東經八十三度二十分，北緯二十七度二十九分之間。

(二) 菩提伽耶城（按即古之 *Bohi Gaya*，今之 *Gaya*）附近之菩提樹下身放光明處（按三藏法師傳云伽耶山菩提樹成道處）。

(三) 波羅捺城（按即古之 *Varanasi*，今之 *Benarès*）附近之仙人鹿野苑（按在今 *Sarnath* 附近）轉法輪處（按三藏法師傳云婆羅痾斯國東北有鹿野伽藍，室中有佛作轉法輪像。東南有石窣堵波，是佛初轉法輪處。）

(四) 舍衛城（按即 *Gravasti*）附近之祇園（*Jeta*）（按此處疑在今之 *Terai Népalais* 中，*Rapti* 水出山之處）說法論議伏外道處（按三藏法師傳云室羅伐悉底國之逝多林，此言勝林，即給孤獨國也）。

(五) 僧迦施國（按即古之 *Samkasya*，今之 *Sankisa*，在 *Kanauj* 西北）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來下處。